那段青澀的歲月

 回到母校開同學會，讓我多年引頸翹盼的校園，終於能一窺堂奧。踏進校門，眼前為之一亮，嶄新的校舍，如茵的草地，替代了昔日老舊的建築及古樸的園地。而多年不見的老師，已白髮蒼蒼，昔日的同窗也到了資深熟齡的年紀。

 歡樂談笑聲中，思緒一下回溯到青澀的年代，稚嫩，調皮，腼腆是我們特有的標幟。課堂上，國文老師的山東腔，四川調，對我們客家子弟來說，真是有聽沒有懂，但是當老師談及其家鄉寒冬的景象，凍寒使得手指僵硬，敲桌即斷，鼻涕流出變成水柱，凍僵的耳朵，一拍即掉的糗事，卻記憶猶新。這些鄉音，在往後求學生涯中，不再陌生。博物課解剖青蛙，同學們從自家田裡抓來的青蛙，一一放進講桌抽屜中待命。第一節上數學課，帶了一副近視眼鏡的王老師走進教室，拉開抽屜取粉筆，冷不防群蛙上身，驚慌之餘，拍掉眼鏡，全班哄堂笑鬧，一堂嚴肅的數學課變成有趣的尋蛙課。三、四節課在老師的指導下，藥水味中，見識到青蛙的心臟跳動及內臟器官，而開腸剖肚的青蛙，最後變成一鍋田雞湯，而中午的便當在蛙腥味中卻原封不動。幾何課，何老師的嚴謹認真，是我們最怕也最不愛上的課，但也得硬著頭皮撐下去。歷史課的老師最酷了，只拿一隻粉筆，就能天南地北，通古論今，讓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 早上升旗，是在司令台上背英文課時段，在上千隻的眼睛注視及顫抖的雙腳下，順利完成任務。學期中，總會有１～２次，在警報鈴聲大作下，我們得依序跑至後山的樹叢中躲避，與其說是防空演習，還不如說是半日遊，這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光。上課期間，有時來場天搖地動，同學們紛紛頂著書包，小小的身軀躲在課桌下，噤聲閉語，靜待這場地震快快結束。炎炎夏日，蟬聲競奏，宛如交響樂曲，清風徐來，難免瞌睡上身，此時老師眼明手快，抓到傳紙條的同學，一一揭開了情竇初開的扉頁，卻也趕走了周公，在嘻笑聲中，一節節的課就這樣過了。

 在恩師的感召之下，回到母校執政一年，堂弟妹，鄰居小孩，成了我的學生，一聲聲 “ 姊姊老師 “ ，好親切，好親切! 我成了孩子王，一到假日， 三五成群，騎鐵馬郊遊，石門水庫、鳳山溪常有我們的足跡。而昔日的老師成為我的指導教授，在教學生涯中，給我許多寶貴的經驗，真是一日為師，終生為父阿!

 往事歷歷在目，那些日子已不再，但回憶是幸福的，欣逢母校關中六十週年校慶，特以此文與校友們分享，不知你們的年代是否有過共通的記憶及年少輕狂的時刻。